

关上门,做米糖

揭雨兴

前几天,妻子做雪花酥,存之于白铁皮的洋油箱,这个洋油箱是以前家里给我放米糖的。那是1992年,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,奶奶说我在外教书,过年的米糖要给我一份。正月开学,奶奶叮嘱米糖吃了,洋油箱带回家,明年好再带。于是每年正月我都提着洋油箱开学,直到婚后一两年。

米糖,又称冻米糖,多年以前是过年的专属甜点。每家每户要做米糖,或招待客人,或自家享用,以过年的名义给生活加点甜。

农历十一月,奶奶和母亲选好日子,把糯米蒸熟、晒干。腊月,年味越来越浓。中下旬时,要花一天时间炒米花。糯米不是清炒,也不是油炒,而是用沙子拌着炒,这样受热均匀,充分膨化(方言说“发”),还可防焦。炒发了,母亲用铁筛把米花筛出来。炒好糯米,再炒番薯干、番薯丝等,芝麻是清炒的。晚上还要油炸糯米、花生、番薯丝、年糕等。母亲掌厨,奶奶烧火,一天下来的劳累,我们这代人无从体验。

做米糖关系一年家运,是很谨慎的活,要请“米糖师傅”帮忙。白天干农活,晚上做米糖。在方言中,做米糖有“达米糖”“夹米糖”“胶米糖”等叫法。

先要熬制糖水,把“糖娘”(麦芽糖)与红糖或白糖放在油锅里熬。起初糖水的水泡欢跳,后来越来越小,糖水越加浓稠,直到最后可以拉丝。迅速把米花等混合物倒入锅里,充分拌匀,做成米糖的半成品。

小孩最期盼的步骤来了。半成品倒入四方形木框里,很快被摊平。师傅用长条形的棒槌反复按压,让松散的半成品“踏踏实实”,成为平整的一块,这时米糖更加显出油亮的光泽。再用棒槌捶打,发出马蹄哒哒的声响。肃静的夜晚,这声音响亮、清脆、森严,还有韵律(后来师傅用轮子碾压,更加结实,不再捶打)。再用棒槌把框四边的米糖压一压,然后解散木框。把整块米糖切条,类似一条条香烟,最后切片。

切米糖是力气与技术交织的活。切片要干脆利落,快刀推进,用力均匀,讲究节奏,薄片更显刀工。“米糖师傅”一个人切,是独奏;后来我的姐姐跟着切,是二重奏;再后来弟弟加入,是交响曲。这曲调的感情是欢快、激越、高昂的,是辞旧迎新的劳作中自然发出的动人音响。

请米糖“入瓮”,小孩子抢着做。温度降低后,米糖才会“冻”得更牢,虽然我们心很急,还是要等时间。米糖放入酒坛或洋油箱,不马上封口,让里面充分散热。

这个过程有散落的“米糖碎”,我们可以捡起来吃,这是年度第一口新的米糖,很难忘。估计里面退热后,父亲把纸盖在酒坛上,用丝线绕圈扎紧,然后把旧书簿盖上,再用砖块压在上面,密闭成功!

我们站在一旁,清点米糖。有炒炒米糖,有沸沸(油炸)米糖;有白糖米糖,有红糖米糖;有纯糯米米糖,有花生米糖,有芝麻米糖,有番薯丝米糖,还有年糕米糖……米糖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,吃了一样还有一样,吃了一年还吃一年。

做米糖的习俗不能触犯。炒米花那天,邻居不串门,怕惊了灶神,米花炒不发。晚上,我们站在灶边看师傅操作,不能靠着灶头,不能随意说话。那天不可说“洋”(方言“洋”是“化开”之意),因为最怕米糖没有“冻”在一块。大门小门都关上,是不是怕惊了什么神仙?不得而知。关门有个道理,冷风灌进来,米糖“冻”得太快,碾压得不实,硬邦邦不好切。吃细碎米糖时,不可说“米糖碎”,“米糖鬼”听说“米糖碎”,要来“作法”,让米糖不会“冻”。祸从口出,少说话!

做米糖是老底子的年味。全家乐意总动员,因为有米糖吃,还包含了对新一年生活的期盼,苦中作乐的积极向上,还有对习俗和仪式的敬畏和诚惶。

[行走常山]

五里塘水库的冬

沐枫



▲五里塘水库

五里塘水库,离县城五里之遥,因而得名。冬日午后,阳光携着几分慵懒洒落,我独自踏上前往五里塘水库的旅程。

走在通往水库的小径上,两旁是斑斓树木,红枫与乌桕交织,仿佛大自然最得意的调色盘。红枫如火,燃烧着冬日激情,将周遭山峦点缀得如诗如画;乌桕以深邃的紫,添了几分神秘庄重,二者相映成趣,勾勒出动人的冬日画卷。这些色彩在微凉空气中格外鲜明,牵引着我步步前行。

终于踏上水库大坝,坝面无落叶纷扰,只剩平整坚实的沥青路延伸。我走向东侧溢洪道,那里景致别样:底部与边缘铺满红、黄、棕三色落叶,层层叠叠宛如大自然铺就的绒毯。每一步踏足,似能听见落叶低语,触摸到季节更迭与岁月沉淀的痕迹。

站在坝顶远眺,水面浩渺、碧波荡漾,库水在冬日暖阳下泛着银光,与远山相映成趣。山风拂面带几分寒意,却清新宜人、令人心旷神怡。库边山峦的红枫与乌桕愈发醒目,如大自然的画师,用绚烂色彩为冬日水库注入生机。

水库之下是另一番景象:库水已随季节变迁悄然退去,露出片片肥沃土地。历经春播夏耕秋收,这片土地在冬日暖阳下愈显宁静安详。远处小山丘错落,树木换上火红、明黄、深绿的冬装,美不胜收;近处菜畦里,绿油油的蔬菜在寒风中挺立,尽显生命的顽强。

更远处,一座高压电塔如沉默巨人,守护着这片水域与土地的安宁。塔下零星农舍与农田相映,炊烟袅袅与山间雾气交织,构成温馨和谐的乡村图景。

望着眼前景致,思绪不禁飘回纯真年代。农村年前水库抓鱼的场景,始终令人难忘。彼时,村里男女老少齐聚库边,静待激动人心的时刻。一声令下,大人们跃入水中,用各式工具捕捉肥鱼;孩子们在旁欢呼雀跃,为长辈助威,那一刻水库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抓鱼结束后,我们这些孩子不愿急于离开。借着浅滩之便,挽起裤腿踏入凉水,小心翼翼翻找石头下漏网的小鱼小虾,偶尔摸到几个河蚌,便兴奋地大喊大叫,宛若发现新大陆。那些快乐时光,至今想来依旧历历在目。

如今站在坝上,平静水面与远山将儿时场景与眼前之景交织。这里虽非故乡水域,却有相似的宁静美好,让我恍若重回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那些水边的欢乐与嬉戏时光,早已成为心底最珍贵的财富。

夕阳西下,水库被一层金色光辉包裹,远山、近树、菜畦皆被金辉浸染,愈发迷人。我深吸一口气,沉醉在这份宁静里,心中满是感激与满足。

冬日的五里塘水库,是诗、是画,更是难忘的回忆。我于山水间寻得心灵港湾,让浮躁归于平静;在回忆中重拾久违童真,为疲惫心灵注入生机。



疏枝绽梅

记者汪杰摄

冬日寻访常周

胡志刚

在浙西边陲的群山褶皱中,常周村如同一片被岁月打磨过的青瓷,静卧于球川镇的怀抱中。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村,名字里藏着三重时空密码——从“彤柏”到“长洲”再到“常周”,每一次音变都凝聚着民间智慧与历史记忆,最终在方言的韵律中沉淀出“长住久安”的祈愿。当冬日的脚步来临,我踏入了这片土地。

常周村的历史,是一部活着的史书。据《后圆詹氏宗谱》记载,詹氏先祖迁居此地时,曾见黄龙现于山涧,故初名“龙见村”。彼时村中油桐、乌桕成林,秋日白花如雪、赤叶似火,遂雅化为“彤柏”。这个名字在方言的浸润下,几经流转,终定“常周”。村中至今流传着“龙血化泉”的传说。相传明洪武年间,先祖詹伯玉率族人垦荒遇险,一道金光自山隙迸发,他挥锄劈石,竟得清泉喷涌,旁有暗红岩石,似龙血浸染。这眼“龙涎泉”冬暖夏凉,被乡人视为珍宝。

冬日走进常周村,仿佛踏入一个静谧的时空。村口老樟树在寒风中傲然挺立,如一位沉默的守护者。沿着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路前行,两旁古民居错落有致,青瓦白墙在冬日暖阳下显得古朴宁静。斑驳的墙壁是岁月的皱纹,木雕门窗上,花鸟鱼虫、神话传说的图案依然清晰,无声诉说着往昔的匠心。村中曾有香火旺盛的龙王庙,可惜今已不存,只留下一个地名引人追忆。

我走进村老支书家中。屋内炉火正旺,老人们围坐一旁,脸上刻满风霜,眼神却透着睿智。他们讲述着村庄的传说,每一个故事都像一把钥匙,打开通往过往的门。窗外寒风呼啸,屋内却温暖如春,火光映照他们守护传统的身影。

詹氏家族的旧宅里,雕花窗棂是历史的注脚:鹿衔灵芝、雀跃梅枝、凤舞九天……这些精美图案,寄托着先人对福寿、喜庆与抱负的向往。在冬日暖阳下轻

抚这些雕刻,仿佛能触摸到先辈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的痕迹。

在新时代的浪潮中,常周村并未止步于往昔。农业是其根基,除传统水稻外,更大力发展胡柚、山茶等经济作物。村东的连片整治区,无人机正在进行现代化管护,通过“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,带动土地增效、农民增收。与此同时,村庄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,积极发展乡村旅游,完善基础设施,打造特色景点,吸引着远近游人。

常周村还通过党建联建推动片区融合发展,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,近年来荣获“浙江省卫生村”等荣誉称号。这座千年古村,正将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前行力量。冬日的走访,让我深深感受到它的温暖与活力。相信在未来,常周村将继续书写乡村振兴的篇章,永远焕发着“常住久安”的生命力。